

石

匱

書

石匱書卷第五十七

明 蜀人張岱著

陳遇秦從龍朱升列傳

陳遇曹人先世義甫宗翰林學士徙居建康大父父
三世皆仕元遇多智識博通經史尤邃先天之學元
末為江東明道書院山長扁所居曰靜誠人稱靜誠
先生 高帝渡江御史泰元之薦遇學識不群因以
書聘之曰予惟胡人運盡豪傑踰起平遼天眷渡江

而南遂下采石奄有建康余思古来帝業必有良圖
方能生致太平爾靜誠先生江左巨儒材兼文武倘
以生民為念出而救世乎不德誠敢以崇階胙土勸
駕先生龍席風雲氣求蘇庶要亦賢人君子之所不
棄也速就徵車勿孤予望益兩申四月八日也既入
見與語大悅運笑帷中日見親信幸其第者三諸計
畫多秘不傳 高帝即吳王位賜冠帶授供奉司丞
不受戊申 高帝即大位遇陳治道以復中國先王

禮教為首務三授翰林學士皆不受乃賜肩輿一衡
士十人護其出入洪武庚戌奉命至浙江還朝密有
所陳贈白金彩段除中書左丞力辭革灰召對華蓋
殿賜坐命草平西詔授禮部侍郎兼弘文館大學士
復辭時西域進馬甚奇遇見之引漢故事以諫帝
大悅除太常少卿又辭帝曰士有志節者不以功
名間懷朕不強卿以成卿之名也自是每燕閒輒召
問保國安民大計時功臣蒙謹者多遇力為救解多

所保全。帝常諭曰：先生有子今帶刀侍朕，對曰：臣三子皆幼，俟其成立，圖補繫。帝悅，賜金對衣。當是時，帝之寵禮諸公侯卿大夫無敢望者。甲子年七十二，病作，醫療踵至，尋卒。高帝震悼不已，遣官賻祭，加東園祕器，賜葬鍾山。

秦從龍，洛陽人也。仕元為行臺侍御史，會兵亂以老，辭位居鎮江。四方知其名，高帝遣徐達下鎮江，謂達曰：「鎮江有秦從龍者，才器老成，可用。」入城為吾

訪之達至庶得之入告 帝命李文忠以白金文綺
往聘從龍與其妻偕至龍江 帝親出城迎入與同
處王絛帛家朝夕咨訪時政從龍盡言無隱既而
帝即元故御史臺為府居從龍西門外用為南臺侍
御史不受事無大小悉與咨謀密書漆板問答左右
不知也嘗稱為老先生而不名或一至其家禮遇甚
厚後告歸鎮江 帝出郊握手送之是年十二月從
龍卒年七十二 帝聞悼惜遣恭督兵至鎮江親哭

臨之命有司厚卹其家

朱升休寧人幼師同郡陳櫟博洽羣書聞資中黃楚
望講道溢浦偕趙汸往學以元鄉貢進士為池州學
正秩滿歸蘄黃兵起升避居徽石門山研精覃思著
述不輒高帝師至婺召問宣徽間故老耆儒賜布
帛升應召對曰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高帝悅其
言尋即大位召授翰林學士禮樂征伐之議多所贊
盡一日庭陳樂器上手擊磬命升辨五音升對忤旨

帝大怒起居注熊鼎從傍論救得解出謝鼎曰微
君升幾醢矣洪武二年以老乞致仕許之後不復見
升所著有易書詩周官儀禮二記四書孝經小學旁
註註解及書傳補輯註行於世學者稱為風林先生
子同為禮部侍郎

石匱書曰陳靜誠三世仕元決篋帷中而卒不受爵
其識見去青田遠甚後以疾終而黃金寫像不啻去
越之陶朱太祖誠有以重之也秦元之一薦靜誠

即以老退朱學正召對三言賤陰中數語遂終身不見有魯連高蹈之風蓋我太祖能委曲用人而不奪人所守此其所以能籠絡賢豪也哉

石匱書卷第五十七

明 蜀人張岱著

宋濂列傳

宋濂金華浦江人。娠七月而生兒時苦風眩九歲善詩歌。嘗騎白牛往來漕溪上。自名白牛生。至正己丑特授編脩以親老。世亂回辭乃入龍門山著書。已亥冬高帝遣樊噲奉書幣徵至金陵。帝曰：「世亂柰何？」濂對曰：「願明公不嗜殺人。」帝悅。建禮賢館居之。

命提舉江南儒學友諒平上平江漢頌召授皇太子
經端莊陳大義善開諭 帝每嗟歎曰先生古人也
甲辰改起居注侍左右 帝常論黃石公三畧濂進
曰二典三謨大經大法具焉惟 陛下留意 帝頷
之未幾卧疾予告至家表謝箋於太子皆倣語 帝
喜褒答之謂太子當日誦宋先生箋一過家居三年
起脩元史拜翰林學士時議封爵直宿大本堂討論
達旦 帝嘗問災祥之故濂對曰受命不於天於其

人休符不於祥於其仁春秋不聿祥而記異有以也
其年坐失朝參左遷編脩旋晉國子司業橫經敷旨
諸胄子民俊具帖帖負墻四年坐考祭孔子禮稽緩
謫安遠知縣五年陞禮部主事擢資善召對便殿
帝問帝王讀何書濂請讀大學衍義帝取觀善之
令大書兩廡壁尋擢侍讀學士令集辨奸錄分賜太
子諸王又命序祖訓錄唐同請編記太祖起兵渡
江以來征討平定之蹟禮樂政治之祥為大明日曆

藏金匱示後世許之命瀘興同及侍講樂韶鳳遷海
內文才開局成書濂同並總裁既成序進稱上度越
前王者六挺生南服統一革灭功高萬古一也避亂
民間初無興念憫民塗炭始承之肩雄之手得國之
正二也百戰百勝未嘗挫衄治政詰戎文武將吏仰
成算而已獨稟全智三也勲靜起居森若神鑒禮行
郊祀存於心目有赫其臨惠鮮小民恐一不獲唯墨
吏黠庶是刑是威敬天勤民四也后妃宮中不預一

髮政外戚戢，循理闡寺給掃除而已家法之嚴五
也大帥佩印領兵以從征伐凱旋上章歸士單身還
第兵政有統六也濂復與同韶鳳言曆日藏天府人
不易見更倣唐太宗貞觀政要輯成四十類為皇明
寶訓上之八年洪武正韻及大明律成具濂總裁命
侍太子諸王游中都多所規益濂在 帝前直諫不
為文飾雖家事亦一一道之 帝嘗問濂昨飲容權
否坐客誰餚果幾何具以實對 帝嗟曰卿信人也

吾昨使人問卿果如是自是益親信既欲濂參大政
力辭曰臣徒以文墨議論平陛下無他技能臣不敢
每燕見命坐賜茶或令侍膳從容講詢或時為文坐
濂榻下口授書之濂亦自以起家布衣被遇非常益
恭謹或問廷臣臧否第言其善者復問否者為誰濂
對曰善者與臣交臣故知之否者縱有之臣不知也
凡為詩文必寓忠告常令七步詠鷹有戒禽荒語
帝適然曰卿可謂善諫矣濂深密不洩禁中語有奏

輒焚薰常大書溫樹二字於座右有問內事指二字示之帝常與濂飲濂不勝杯勺帝強之至三觥而赭蹶跚拜謝帝嗟歎賦楚辭一章以賜命侍臣俱賦醉學士歌時甘露降帝御武樓召濂賜坐勅中使入宮取所儲甘露手注一卮賜濂曰此和氣所凝可延年却病與卿共之九年特拜學士承旨

帝曰朕起布衣錦以草茅列侍從為開國文臣之首朕欲官卿子以繼世濂屢辭不敢奉詔至是除子璣

中書舍人孫慎殿廷儀禮司序班
唐時休輒命筆
札試之嗟語瀘曰朕為卿教子孫或侍從久
帝察
瀘微倦令共掖下殿三世官內廷當時異馬復詔太
子選良馬御製歌以賜令侍臣屬和後致政歸
帝
尤戀々曰卿去何時復來耶始為戒留遠朝夕左右
凡半載始放歸賜文綺曰卿年幾何瀘對曰六十有
八
帝曰歲此綺三十二年後作百歲衣也瀘頓首
謝抵里即遣孫慎詣闈謝仍上太子箋勸學明治要

以副天下之望 帝褒答之 帝常廷譽濂曰太上
為聖其次為賢其次為君子若宋濂者事朕十有九
年未嘗有一言之僞謂一人之短寵辱不驚始終無
異不謂之君子人乎匪唯君子抑可謂賢矣濂細目
美髯豐下平居布衣蔬食不間生產自少至老未嘗
一日去書顧目短視尋丈之外不能辨人形而能於
粒米中書孝弟忠信禮義廉耻八字點畫皆分明可
辨所著有潛溪集蘿山集龍門子浦陽人物記外國

購獲之不啻拱璧日本交趾高句麗朝貢使臣必問
太史公安否日本使歸奉勅請文以百金獻御之
帝問濂對曰天朝侍從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國體
帝深然之初濂陛辭請歲一入朝是年九月入朝
帝廷問者屢矣及見端門大喜太子諸王皆動色日
從 帝遊歷觀闈禁籞中侍食便殿夜分乃退 帝
常嘆曰純臣哉爾濂方今四夷皆知卿名卿自愛歲
暮辭還 帝頗難而重違其意復遣中使賜上尊既

行後 帝問璡曰爾父途次安否對曰安復曰朕昨
夢爾父嘆談如平生璡頓首曰非陛下垂念臣父何
以形之夢寐嗣是萬壽節必至 帝興宴恩數尤洽
一日從登文樓磴道峻躡焉 帝曰先生老矣明年
可無來濂啣命明年果不來 帝忘前語延佇如故
久之曰風梗耶使使眎之江口又不至曰先生其病
乎急遣使至其家濂方與鄉人飲酒賦詩 帝聞之
大怒使人即其家誅之是日高后同膳獨茹素 帝

問故高后曰聞誅宋師父妾不能救為持麻以資冥
福耳帝色動即使使馳驛赦之十三年孫慎以胡
黨坐法械濂至京將殺之太子泣曰臣無狀無他師
惟陛下戮濂死帝怒曰俟汝為天子而赦之太
子惶懼不知所出遂赴溺左右救得免帝且喜且
罵曰痴兒子我殺人何與汝寧因徧錄諸救溺者衣
履入水者加三級鮮衣鳥者皆斬之曰太子溺俟汝
解衣而救之乎乃赦濂死安置茂州十四年五月行

至夔宿野寺佗係語曰聞之佛書報應以類今夷濂
也其夕投繯死年七十三葬蓮花峰下其後蜀獻王
為遷之成都濂性疎曠不事簡飭賓客不至則累日
不冠幘或携友生放浪山水坐長林下談笑竟日自
以為樂有言濂在侍從時 帝命濂作甘露頌賜酒
大醉歸為門人方孝儒言之即酣寢孝儒候夜深未
醒即為代草比曉濂起趨朝憮然謂孝儒曰予死矣
昨醉乃忘草頌孝儒曰恐悞公事竊為六草之濂驚

喜不及開亟懷之入朝 帝迎謂濂頃何在濂出進
之帝讀竟曰此非學士筆也濂復愕然 帝曰此勝
先生濂頓首謝曰臣昨以賜酒過醉不能成章實門
人方孝儒代為之 帝立召見試一論五策立成

帝覽訖顧濂曰此生實勝先生即賜緋袍腰帶平定
中宴禮御復使人覘之孝儒坐上坐岸然高視 帝
曰是人何傲目不留俾為蜀王府教授語太子有一
佳士賚汝今留在蜀其人剛傲吾抑之汝用之當得

其大氣力龍門集及他史俱不載

弘治九年四川

都御史馮俊奏濂在國初黼黻多功輔導著蹟真儒
被賞述作河師久死遠戍幽壤沉淪乞加卹錄下禮
部議復其官春秋祭葬 正德中追謚文憲嘉靖初
錄其後人為國子生

石匱書曰宋潛溪才不及李白而寵遇過之使其稍
不持重出以才人習氣其不為怪狂佻偶者鮮矣乃
座銘溫樹謹慎小心至老不倦然猶瀕死者非馬徵

高后太子雖百瀆其不免矣青田灌溪並受主眷亦
並受主疑名為見用而寢以磽砢終焉豈橐々履聲
之疑於二臣亦猶未化耶故始終為韓子房之取重
漢高誠有以也

石匱書卷第五十九

明 蜀人張岱著

郭英列傳附郭興郭德成

郭英臨淮人父山甫 高帝徵時過之山甫驚異留饌酒酣備陳天表之殊他日當大貴大貴毋相忘上去山甫語諸子曰吾視若曹殆非執事者若皆可秉珪乃知繇此人謹事之因以子女入侍英兄名子興以興滁陽王同名但名興其始起事滁陽王從

高帝渡江圍常州晝夜冒矢石衣甲土蠟蟲壳漢及
吳社累創戰徒大將軍取中原守於涇閬與指揮
于光乘勝擊破元人來攻潼關兵追奔數十里元人
不敢一跡南徙封華昌侯卒追封陝國公賜謚宣武
英長七尺精騎射年十八徙高帝起以謹重見親
每直宿帳下從渡江征無錫傷右脇攻破常熟傷左
足攻安慶傷左臂攻高郵好傷右膝屢立功上呼為
郭四從征鄱陽身負金瘡敗漢禁江燒其舡友諒中

矢死或言英功英辭讓從征武昌戰保安門傷手足
漢將陳食同馳入高帝軍直闖行帳吳方裹創侍
側 帝呼郭四殺賊英應聲直刺之立斃 帝衣英
赤戰袍曰卿吾尉遲敬德也從開中原以精騎三千
破元通州從常將軍取太原請夜劫王保：軍潛以
十餘騎入營常將軍引兵維其後大克之兩與元偽
王戰俘獲甚多箭傷面足累官驃騎將軍河南都指
揮使。鎮河南 上以英次弟拔庭故至英第餞之

賜白金二十疋鹿馬二十二疋英至綏輯流亡遠通
來歸日以千計期年戶口完增河南大治居五年移
鎮北平士女遮馬數十里有泣下者既去生祠英
至北平元左丞乞中等聞英誠德來降者九千餘人
上勞英上尊羊馬授龍虎將軍北平都指揮使居五
年召還陞前軍都督府僉事是為洪武十三年其明
年從潁川侯征雲南領兵五萬與都督陳桓趙馬撒
道多隘諸軍欲深入英曰攻遠必自近遂先攻赤水

河路時久雨河漲英令軍中砍木為筏出不意宵濟
生擒烏撒并阿容諸蠻進駐曲靖越州閩索嶺明年
以騎兵五千攻江川椅子寨火之進降大理金齒克
廣南興西平侯攻安寧富民一日夜破靖州七寨傷
左股取仁德姚安援楚雄明年與額川侯平蒙化鄧
川諸州前後斬首萬三千餘級生擒二千餘人收精
兵人馬數萬缸千餘艘蠻民降者數十萬戶雲南平
論功封武定侯二十年與大將軍馮勝討納哈出既

旋師王保弟唐同脫因乘追斬連戰數十合傷左
腸箭中右脇佯呼虜傷甲竟却之其冬為征虜右副
將軍從征虜將軍藍玉討殘胡沙漠明年至捕魚兒
海還騎偵虜營不遠美令諸軍小憩飲馬啣枚卷甲
倍道馳至虜王率十餘騎潰圍遁手刃其將嬖子太
尉獲其金寶珍玩圖書馬四萬餘匹降其將士五萬
餘人深入生擒虜將咬咬司徒及襄宗大尉婁古達
兒古不達刺王子等四萬餘人馬駝萬五千匹牛羊

勅重無等師還賜白金千兩鈔八百錠絲幣四十疋
明年春與諸將同加賜賚遣歸鄉又明年獨召還賜
坐權語命統禁兵京軍御史承祖劾英家奴百五十
餘人擅殺男女五人不問也二十四年虜酋阿劄失
里寇邊英充總兵討之朶顏山擣其人口五百餘馬
千餘匹遂至鴉寒山三十年為征西將軍生榆川陝
賊高福興及黨四千餘人於污後河英兄弟齊遁伏
有功其女弟侍宮封皇寧妃一門貴盛而獨其弟德

成爲駕騎舍人用甘酒自放 上從德成都督力辭
上變色曰以舍人二兄一女弟故 提舍人等持之
舍人辭何說也 德成免冠泣拜曰 臣非草木不知上
恩顧臣性嬾慢甘酒不識緩急付臣事不理 上縱
我也人生不過畜錢刀食醪肉隨意便了爾 上曰
善人皆如此可以指吾刑立賜黃封百罿助舍人飲
金鈴稱之益厚遇德成一日侍宴後充醉復免冠謝
見禿顛上笑曰酒狂顛毛乃可數德成曰臣猶增其

多欲盡削之明日醉解大驚恐觸諱乃削顙披綺
上嗟曰舍人若佯耶乃寔為之德成見其家二侯征
鎮四方奏俾獻捷輒笑曰虛名亦可聽難苦亦可受
曾如我飲中樂不美大小數百戰身被七十餘創擒
斬俘獲一十七萬最為人孝友仁恕恭儉誠實虜夜
遇大風雪悉罷遣帳前環軍所攻克州郡城殺禁掠
封府庫收簿籍無一錢尺帛之私家居簡靜不治垣
產天文地理百家莫不通貫以倫素書史教訓子孫

事高帝四十餘年小心謹慎眷愛雖隆自處謙下
金劍滿體橫直若刻畫每陰雨痛楚被命出征即日
啓行英毅之氣瀕老不衰上晚節功臣已盡獨英
興長興侯倘任使永樂元年六十九卒遣宦祭賻
有加追封崇國公謚武襄大夫子十二人鎮騎馬都
尉尚永嘉公主女九人二為遼郢二王妃孫男二十
八人孫女十六人一為仁宗貴妃餘多有重慶貴配
富貴壽考終始吉令人以比郭子儀云靖難後高

祖功臣之世僅有存者武定侯與魏國西平三家而
已嘉靖時英五世孫勳嗣侯見寵勳見世宗方更定
郊廟禮儀上言臣始祖英與徐達諸臣開國之功同
能比烈達諸臣物故會當廟建之初臣祖英卒永樂
歲獨不得與功非優劣以先後死也乞躋享太廟如
達諸臣下廷臣議皆言不可戶部侍郎唐胄上疏曰
臣惟皇祖開基二年正月乙巳始立功臣廟於鄼鳴
山六月丙寅廟成列祀二十一人死者壘像生者虛

位臣謹按是時胡大海馮國用趙德勝耿再成丁德
興俞通海張德勝茅成皆已死先壇神卡壺蔣子文
等廟所謂塑像者也其見在諸臣如徐達常遇春李
文忠鄧愈湯和沐英華高吳良吳禎曹良臣廉茂才
吳復孫興祖等所謂虛位者也是諸臣之功蓋 皇
祖論祀之日已合生死之臣先定之矣至於太廟從
祀古者所謂爾祖從享祭於大烝其典尤隆當廢永
安未除之先太廟配享凡十三人永忠俞通海張德

勝棄世傑歟再成胡大海趙德勝已死七人洪武二年正月丁未己躋在列九年始加封號贈謚而徐達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等六王則各隨其卒之年進脩此皆皇祖親定以協大蒸英所得侯平雲南也而非開國英侯之日太廟定祀十有六年矣此時且不得祀功臣之廟况敢望配享哉夫前代之舉此者若漢高祖唐太宗於其身漢明帝於其父皆親當龍席風雲之會目擊乾坤再造之時鱗翼攀附之

勞素卒於平居而山海倒排之機又燭於臨境其翊
戴之功雖皆不負山河帶礪之盟而意氣之興則有
出北壯驪黃之外是以西漢元功十八東漢雲臺三
十二唐凌烟二十四歷其世代未有異議而欲參差
之者哉 皇祖享祀之室窯甕旌於血食比之前代
尤重且茲故其品題為尤精如六王元勳太廟功臣
兩聯上俎俞通海以下六人與於配享皆取死事而
茅成二當時死事之臣乃惟興廟祀而已相從間國

凡五百九十三臣十二臣配享而外興於功臣之廟者僅取馮國用丁德興華高吳良良與廉茂才吳復曹良臣孫興祖九人而已而累世傑者雖在配享又不得與於功臣之廟蓋其有無差次之間可以神會而非口舌能言筆墨可盡者位列先後今尚不可輕移有無額數況得而增損乎若勦所引祖訓首章得與於三公二侯五家之列其時以掖廷奉車之貴肺腑之託專言議親不閔廟祀也伏惟陛下寢英配享

之議庶在天之靈慰聖祖當日之心顧序之席悅諸臣素聚之魂而英平生謙讓之精爽百世安食於其家廟不致恆恆非擬之旁則勛知孝而不知學之誤亦可洗雪而禮樂崇隆統一聖明之世矣世宗不聽竟進英脩享勛別有記

石匱書曰輩昌武定之不避矢石也可謂能帥其氣獨拳勇乎哉雖謝烹汾陽而榮寵加焉固不以官掖之故也郭舍人酒德自全頽然天放抑又志遠矣

又曰武定侯脩享雖用効故跡其當時所得畢世全
功名可以知之矣異哉驍騎舍人誕焉自放於嚴主
也唐胄之疏吾以比祝子魚之欲長衛焉

石匱書卷第五十九

明 蜀人張岱著

廖永安永忠列傳

廖永安永忠者巢人也江淮亂兄弟結客保巢湖為左君弼所蹙以水軍戰艦來歸帝見忠年少戲謂曰黃口兒亦欲圖富貴乎忠對曰得事明王展尺寸無論少壯矣帝悅屬永安水將以永忠副之出桐城大破敵於裕溪矢傷臍不顧乘漲至青沙取鱗魚

洲諸砦定計渡江時風利帆馳直向牛渚守者立潰
遂拔采石克太平永安留鎮江口屢敗敵舟授總管
復取常林岡塘冒矢石破蕪湖擒陳也先父子授統
軍元帥 高帝已定金陵令永安徇京口宣城毘陵
諸郡偽吳兵寇瓜步永安乘夜逆擊大敗之大將軍
圍毘陵久不下偽吳誘叛兵為梗永安自其壘來援
生擒張德餘遂拔之已偕常將軍破池州復攻樅陽
興俞通海等驅海寇獲其酋晉同知樞院事復興偽

吳兵戰福山大破之又戰狼山獲巨艦乘勝深入太
湖後軍不繼水淺舟膠與呂珍戰不利遂陷敵士誠
欲降之不屈囚於姑蘇會大將軍擒張士德偽吳議
歸永安以易焉士德者吳謀主也 帝頗難之直許
以所俘三千人而吳不肯士德死永安亦竟不得歸
甲辰十月遙授楚國公以丙午七月卒年四十七

高帝御製文招魂以祭至偽吳平喪始歸 帝郊迎
賜誄配饗 太廟改封鄭國謚武閔 永忠智勇過人

累立戰功永安之陷也忠適從大將軍復義興不及
救高帝哀之授樞密僉院總其兄弟曲攻趙普勝
柵江營遂復縱陽偽漢犯龍江諸將俱據險忠率所
部大呼陷陣諸兵從之敵潰復太平晉同知樞院已
扈伐旣城敵固守帝設疑兵間道而令忠以舟師
擊破八十餘艘遂拔馬長驅至小孤次湖口距江洲
五里許友諒始知窮蹙棄城遁忠復分兵下瑞吉臨
江諸郡已從征南昌援安豐大戰康郎山具疾力以

飛舸追張定遠幾獲之又以七舟載葦荻寘火藥其中乘風縱焚敵艦數百艘屢捷因邀其歸路竟殲敵擒偽太子善兒等其次子陳理奔武昌復僭號帝還論功賜永忠田復率之攻理至武昌柵其門於江絇船艙以遏之甲辰 帝親督永忠等併力急攻理勢窮乃降擢行中書省左丞從攻廬州敗左君弼徇江西未下州郡偕徐將軍取淮東克海安轉戰夫州時偽吳遣舟師駐范蔡港為疑兵 帝策之曰寇兵

初集吾度其有詐今不敢渡上流其計窮矣此不過
欲分我勢非有洪機搏戰之謀也永忠可率水軍扼
之寇徘徊自老乘其急急擊勿失泰州破江都瓦解
矣未幾果如 帝策復從拔姑蘇將游軍往來湖雪
間屢衄吳師擢中書平章事方國珍遁入海島忠副
湯將軍共蹙之珍降自明州畧定閩中執左宦檣送
建康湯將軍還 帝命永忠為征南將軍繇海道取
東西粵諭曰南荒割據民困久矣彼聞湖湘已平閩

侈汰失人臣禮則不學之過可功罪相衡而辜不掩
績朝廷之棄之也如腐鼠焉白馬之盟其可惜哉

石匱書卷第六十一

明 蜀人張岱著

俞通海通源通淵列傳

俞通海其先濠之蒲塘人也父廷玉遷於巢汝穎盜起與弟通源通淵結寨巢湖自守妖黨左君瑞轡窘之聞高帝駐和陽遣使間道歸欵乞為聲援帝時渡江之舟楫得通海父子舟師則大喜自將至巢拔出之因水漲至桐城屯黃墩有雙刀趙者陰蓄異

志通海塞白帝挾兵歸營多載猛士督兵攻蠻子海牙通海用舟如神於裕谿河拔其水寨敵大潰徑取太平攻行廊山涇縣克小花圩溧陽銀渚東壩及固城湖三汊口於灌渡橋獲快船從擊兆先俘其衆遂分兵壓沙港焦門克苗軍拔京口盡掠戰艦擢饒軍元帥從取丹陽毘陵判樞院尋克江陰宣城寧國大浦口入馬跡山衝賊舫盡獲其衆經東洞庭山次胥口呂珍率師暴至諸將倉卒欲西退逼海不可曰我

竄退則情見彼集衆邀諸險以擊之將立盡故不如
與戰於是身先士卒矢石交下逼海不為動徐令從
者披己甲立艦上賊以為真通海也不敢逼遂巡引
去已克吳江逼敵血戰中流矢近右目鎗不可出竟
失明與廖永安平海寇再破雙刃趙復池州晉金樞
院事攻安慶獲黃旗牛軛從克銅陵擣九江掠斬黃
大戰黃雀樓前四軍討叛將祝宗復南昌 帝喜曰
是斷陳氏一臂矣已友諒空國入寇逼海等逆戰鄱

陽以六舟深入敵陣我師遙望久之以為通海戰沒少頃舟翻、遠出如遊龍士氣百倍踴躍懼呼乘之遂大破敵明日敵欲退我師先柵瞿子口及橫截左蠡遇其歸路通海乃議曰湖有淺舟不利回旋莫若入江據上游彼舟入必成擒移駐南湖背水陸結營敵果不敢出糧盡繞下流走禁江口通海等追擊敗之偽漢平晉平章事下廬州命守焉繕墉壞興農工民以寧輯從征浙西克湖州拔烏鎮舊館轉戰松

江嘉定至城渡橋提兵桃花塢中流矢創甚以四月
歸 高帝幸其第顧曰平章知子來問疾乎通海不
能語 帝揮淚而去明日薨年三十八車駕復臨哭
之慟賜葬聚寶山御製文祭之贈豫國公配饗太廟
洪武三年改封歸國謚忠烈通海無嗣通源即軍中
領其衆偽吳平贛行省平章從大將軍征中原下山
東沂濟益都克東昌潁州汴梁還渡河徇衛輝廣平
臨清長蘆皆克之已從入元都取山西諸郡督馮將

軍等會兵太原克河中魯臺趨慶陽聞張良臣復叛率勁卒疾出涇州畧其西路與大將軍特角良臣援絕竟困死三年復征定西破王保、出連雲棧克興元封南安侯與世券已偕廖永忠伐蜀及大將軍出塞征甘肅具多戰功練卒北平者久之廼還督鳳陽田政刊度有方改鎮雲南征廣南諸洞蠻俘斬無算復練卒於楚雄定僰夷召四帝慰勞之賜名馬二十二年令置第於巢未行卒年五十七初廷玉戰沒

安慶贈河間郡公而通海復扼姑蘇通源痛父兄死
王事每戰輒感奮先登竟以功名自全卒逾年黨事
起 帝冥不問而通淵繇是失侯爵以父兄故充參
侍舍人從大將軍征秦隴燕趙累立戰功擢金都督
府事征哈刺哈至捕魚兒海獲其酋長人畜以歸尋
轉餉豫章二十萬石軍興賴以不匱行偏將軍征都
勾龍塲諸蠻峒蠻寇六箐棘中出沒無常通淵直搗
要害設方罫大破之辰沅寶慶其平 高帝多其功

封越嵩侯率師討建昌叛賊遂城越嵩二十六年奪
券以家人還鄉建文元年召見 帝壯之曰宿將也
授豹韜衛指揮使克禪將禦燕師敢戰有功白溝之
役遂沒於陣

石匱書曰俞氏之忠烈也世焉獨一號國乎哉南安
痛父兄死王事每戰輒廬奮先登竟以功名自全而
越嵩得距脫黨禍戰光白溝非天之克成其美哉獨
念其父子兄弟醢族蘆菔世以死殉而槩一子姓並

無半組之榮其亦何以風勵天下也哉

石匱書卷第六十二

明 蜀人張岱著

吳良吳禎列傳

附耿炳文

吳良定遠人與其弟禎俱以勇畧聞。太祖起濠濱，良兄弟以里中兒從行間常先驅多功。軍中有秘機，良能沒水偵伺而禎異服為間諜。帝甚賴之。和陽之變，孫郭兩軍圍城中急，勅禎先還集精銳，且戰得不亂。從渡江，克采石，破水砦，擣方山營，定金陵，下京

口乘勝取金陵良以鎮撫守丹陽禎從常遇春自銅
陵入池州擒斬其酋獲輜重敵復以百艘來攻逆擊
大破之擢總管尋為天興右翼副元帥時偽吳據姑
蘇跨有淮浙百佑舟車所繫其人剽悍勍俠而士誠
多詐數以金帛啗將士闢建康虛實江陰扼其要衝
帝難所守特以命良擢判樞院諭之曰邊將者明封
疆約束士卒而已外交納逋逃皆小利不足為彼以
詐我以誠羊叔子所以困吳也慎勿輕與爭復命禎

增兵助守賊入寇舟師蔽江建牙君山距城三里許
良以計破之賊宵潰禍擒其渠將朱定以歸已侵昆
陵良遣兵間道往援殲之於梁溪賊自是氣縮不敢
復泝金焦 帝召勞之曰吳院判保障一方使戎無
東顧覆車馬珠玉不足旌能儒臣宋濂等其歌詩美
之未幾吳聞漢滅入寇益急率舟師數百艘侵丹徒
帝親討之良以兵來會賊乘潮拒戰陣方合良等縱
兵夾擊大破之賊遁 帝行臨江陰見良斥堠部伍

守禦甚設太息者久之曰卿非昔日吳起乎良在鎮
十年枕戈浴鐵夜往宿城樓上儉素自持而仁勇
不妄殺士卒奉紀律無敢縱者又暇日延師儒講貫
弦誦以節行風人嚚訟之俗一變既克始蘇遂命良
移鎮兵民不擾先是舊館之役賴以寄兵取湖州授
之遠將軍留戍已從破胥封二門晉益督府事復升
征南副將軍偕湯將軍討谷珍禎夜渡娥江出其不
意直抵車廈得降卒言賊已遁追至盤輿急擊大破

之賊懼遂降自湖州海道猝至三山城下圍其水部
三門克之復破劍州生擒陳友定歸次昌國平海寇
於蘭秀山洪武元年封建親王以禎克吳左相復從
定間陝興馮將軍駐慶陽為大將軍聲援三年大封
功臣良封江陰侯禎封靖海侯與世券五年以良為
征南將軍擊廣西右江諸蠻盡平其地深入險阻冒
瘴霧破賊浪諸谿洞平之夷獠奉法令輸賦如内地
良間閩西邁而禎縑舟師東戍遼調兵食轉餉周給

復出捕倭奴至琉球外俘獲以歸 帝每稱其弟兄
勞勦命良副李太師督鳳陽田政復建齊王府於青
州禎往來海上出沒風濤以十一年秋輿疾歸明年
五月死年五十二良長禎三歲後三年留青州卒

高帝震悼奠貳具如禮贈良江國公謚襄烈禎海國
公謚襄毅初 高帝為中山王造第表其里曰大功
良兄弟醉而幕過之間從者曰第曷稱大功曰無如
魏國公所以賜也良曰我等與魏國公皆從 陛下

左拮右捍以有天下 陞下獨表達里大功誰無功
乎 上聞嗟曰姑徐 於是為良禎人建宅一區於
江陰宅甚壯良子高建文中以總兵守遼東數以遼
東兵攻北平 成祖使人問高建文常疑之前高爵
既即位復之使守大同八年 上北征班師高稱疾
不朝繼家人給驛私役有司車牛擅以守邊官隨行
坐免為民洪熙初尚以前罪謫戍海南

石匱書曰大吳之守江陰何啻西河而其子不免編

卷一百一十一
民然令容以保世爵士君子不道之矣靖海之籌
海也勦焉興湯信公之烽戍海上相去天壤乃其食
報不及信公萬分一漢固少恩若是哉而卒以兄弟
醇具得正斃方之馮傳徵幸多矣

附耿炳文

耿炳文濠人與其父君用同歸高帝見質孫德
崖軍炳文左右甚至從渡江拔采石取金陵皆父子
相從領軍張士誠宜興之戰君用騰柵前死炳文代

父將下桐川取長興戰敗士誠將西門遂克之 高
帝名長興州為長安州立永興翼元帥以炳文為總
兵都元帥守之炳文擊却士誠將原明上新橋與左
都元帥劉成擊却士誠將珍城西門立之改永興翼
元帥府為永興衛親軍指揮司以炳文為指揮使復
興費聚擊却張士信兵獲其將興祖炳文以都指揮
守長興孤城血戰者十年當是時也北有吳良守江
陰當江之門南有炳文守長興扼吳之闕士誠所以

不得北窺而傍徨轉戰於其東西境久之從徐將軍
達取湖破蘇以大都督府僉事從大將軍征中原克
沂益諸州郡以鎮國上將軍從克汴河南大同懷慶
澤潞平陽太原復以其軍從大將軍征陝西元將張
思道李思齊夾武功棗川而陣炳文乘隙伺進一日
數挑戰身不解甲蓐食者數日思齊奔鳳翔思道奔
涇陽而大將軍目得入陝炳文從中取割凍葆供億
西入軍洪武三年封長興侯興大將軍大破故元平

章乃兒不花於北黃河討平曲靖並晏諸蠻於雲南
興定遠侯開北征哈刺哈獲故元餘孽及其妃后於
捕魚兒海殲妖盜於兩當以征西將軍勦平蜀寇獻
俘三千餘建文元年以征虜大將軍距靖難兵於真
定屢敗撤回永樂二年刑部尚書賜左都御史瑛劾
炳文衣服器皿僭飾龍鳳玉帶用丹青炳文惧罪累
卒子璿尚懿文太子女勇悍有武畧從守真定數請
炳文撫北平抗燕而炳文固守真定無餘力既敗璿

快：曰悲泣及建文帝亡杜門稱疾竟坐罪死次
璫後軍都督僉事興吳高楊文守遼東高文不聽其
計畫靖難後亦論死

石匱書曰高皇帝始取天下慮吳漢相結使吳良
守江陰耿炳文守長興先以翦漢羽翼解漢楚然後併
力向吳亦惟二臣稱任使當時論者謂二人善守之
日吳已亡矣迨後真定一出強弩之末不能穿缟是
則天意使然而畏興墨守之功則不可泯也